

陈 墨 ·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金庸武学的奥秘

金庸武学的奥秘

金庸武学的奥秘

金庸武学的奥秘

金庸武学的奥秘





00466255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金庸武学的奥秘

陈墨著

(滇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：张 维

封面设计：王玉辉

金庸武学的奥秘

陈 墨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9.875 字数：225,000

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500

ISBN 7-222-01204-4/I·300 定价：4.55 元

提 要

金庸小说的“武学”，其旨不在武而在其学。不在其“技”而在其“艺”与“道”。

金庸的武学世界首先是一个艺术的世界。“唐诗剑法”“侠客行武学”“黯然销魂掌”等等，不仅极尽想象，而且意境优美。其“武”固不能为拳经剑谱，其“文”则极优美动人紧张热闹。“夫妻刀法”“情人剑法”则不仅热闹优美，更添情趣盎然。

金庸的武学世界更是一个学术的世界。其中如“百花错拳”的出其不意；“庖丁解牛掌”的游刃有余；“独孤九剑”的活学活用、先发制人；“太拳剑”的随手配合、天衣无缝；“太极拳”的以静制动、后发制人；郭靖武功以拙胜巧；令狐冲则运用之妙、存乎一

心；越女阿青师法自然；……来自《易》则有太极拳、两仪刀、四象步、八卦掌；有“降龙十八掌”中的亢龙有悔、龙战于野，飞龙在天……；来自《庄子》则如“庖丁解牛”“凌波微步”“北冥神功”“逍遥无相功”……。

金庸小说的武学世界实则人物性格的世界，陈家洛的“百花错拳”是因其性格命运均如是拳，曰“百花易敌，错字难当”；郭靖的降龙十八掌则言其刚阳正大、简朴忠厚；令狐冲的独孤九剑主其机灵百变之性格；黯然销魂掌之于杨过正在于他与爱侣分离，怆然销魂之境。……同是一部“九阴真经”，在老顽童练来是一番情景，在郭靖则又是一番情景，铜尸铁尸得其上半部（其表也）则练出了“九阴白骨爪”之阴毒；周芷若（其速也）亦练出了邪气逼人的功夫；欧阳锋则“逆练”出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的功夫；说穿了就是因人而异。

金庸的武学世界及其人物的学武之路，实在是“成才之路”；其武学则是“哲学方法论”。从陈家洛、袁承志、郭靖、杨过、张无忌、狄云、令狐冲……等所有主人公的学艺的过程，足以总结出一部“学习方法论”及一部“成才之路”来。

大凡论者，多涉及武侠小说之侠之人之情，或其奇其形其文。竟无一人谈及金庸的“武学”，实不知其虽小道却能窥一斑而知全豹；武虽末技，写好了则有大道在焉。金庸的武学，可以忘其形而得其“意”，可以越其“技”而悟其“道”。因而看似想象虚拟荒诞不经的小道末技，在金庸高手写出则同样是飞花摘叶内力贯注的大块文章。——其“热闹”之处可以添文学艺术之大情趣；其“门道”之深则如哲学寓言之形式。

金庸小说的「武学」，其旨不在其武而在其学，不在其「技」而在其「艺」与「道」。

金庸的武学世界是一个艺术的世界，金庸的武学世界更是一个学术的世界，金庸小说的武学世界也是人物性格的世界。

金庸的武学，可以忘其形而得其「意」，可以越其「技」而悟其「道」。

ISBN7-222-01204-4 I·300

定价：4.55 元

I2
09
2

目 录



引 言.....	1
----------	---

第一卷：武功与艺术	9
-----------	---

一、百花错出武如文	11
二、信手拈来妙纷呈	24
三、鸳鸯刀剑情趣深	37
四、别后黯然掌销魂	49
五、技击何止刀剑影	62

目 录

六、武艺道来无止境	75
七、始信武艺亦如人	88
第二卷：武功与学术	101
八、庖丁解牛道可循	103
九、绝顶功夫如常形	115
十、太极无招信如神	128
十一、风师说剑理分明	140

目 录

十二、独孤遗旨在剑坟	152
十三、功分正邪上下乘	164
十四、胸无成见得真经	177
 第三卷：学艺与成才	 193
十五、高手未必出名门	195
十六、博采百家业方成	208
十七、机缘虽巧尚必勤	221

目 录

十八、绝艺来自大胸襟	234
十九、个性才能不可分	247
二十、侠士高人尽归隐	260
二十一、走火入魔实堪惊	273
二十二、不才小宝为至尊	287
后记	300
后记·补记	305

引 言

看到“金庸武学的奥秘”这样一个题目，一定有不少朋友要大大的不以为然，以为我这个人发痴发疯。

都知道金庸再了不起，也只是一位小说家，而不是一位武术家。据说金大侠除了“太极拳经”之外，其它的武功都少涉及，且即便是太极拳也多半是会说不会练、会练也不会精的。

都知道武侠小说中的武功、技击乃是作者的艺术想象，比电影、电视中的“特技”还要特技。连人影都不必有的。作者怎么写便怎么有，读者便怎么看，只要热闹、紧张就行，还不是由着武侠作家去“胡说”？金大侠被称为一代武侠小说大宗师，甚至被推为武林至尊，对“百花错拳”“九阴真经”等等也是会创会说而不会练、不会使的。因为这些功夫本来就是“中看而不中用”的。

如此，何来什么“金庸武学”？又惶论什么“武学的奥秘”？

世之君子，对武侠小说这类文学作品本就存有偏见，不屑一顾。而对武侠小说中的“武学”就更加嗤之以鼻了。即便是爱读武侠小说的朋友，对小说中的武功、技击的态度，也只不过是将它当成小说场上的“开场锣鼓”，以为它是专为招徕顾客读者而设。

新派武侠小说的武、侠、情、奇这四大要素，人们注意和偏爱的只不过侠与情二者，而对武和奇却另眼相看。尤其将“武”之一门，当成了小说的配菜乃至佐料，无它固然菜不好吃，有它也只不过为了吃侠、情的“正菜”。

与金庸齐名、鼎足而三的另两位新派武侠大师梁羽生、古龙对武的态度也颇说明问题。其中梁羽生梁大侠是正统的侠派，他对武侠小说的创作要求是“宁可无武，不可无侠”。可见梁大侠对侠的理想风范的信仰和追求，可以称之为理想派与正统派。相比之下，古龙则是现实派和现代派，他对武的态度是“武功不是给人看的，是杀人的”。——梁与古二人对“武”的态度可以说是异曲同工，一说“宁可无武”一说“武不是给人看的”，总之对武功、技击不很放在活下。“小李飞刀，例不虚发”只一刀而了帐，至子是何门派、有何秘诀，怎样的例不虚发，全不用管。那是读者的事。梁羽生大侠的“天山剑法”虽是绝艺，然而教了一批又一批、传了一代又一代，使了一回又一回，你看得多了、看得乏了那也没有关系。妙在宁可无武却不可无侠。——梁、古这种超一流的高手态度尚且如此，其他的高手、低手们当然乐得清闲自在，那也不必多说了。无非刀光剑影、神乎其技，只要弄得读者眼花缭乱就成。

再说前人写武，也无非二法。一是实用招数，你一招“黑

虎偷心”过来，我一招“蛟龙出海”过去，你再一招“金鸡独立”，我便来一招“蟒蛇出洞”，你再一招“猛虎下山”，我再一招“猛虎出林”……。二是法术、神通，如“剑仙”“异术”之类，强可吞云吐雾、翻江倒海；攻则千里飞剑，取人项上人头；退可地遁水隐乃至腾云踏雾……。神乎其神，只是有些荒诞不经。正如“黑虎偷心”的一招一式固是实在朴素，却又令人感到乏味。

如此，武侠小说中的武，或失之呆板老套，或失之荒诞无稽，惟作者写得“油”了，而读者也恰恰读得“流”，倒也各得其所，相安无事，不在话下。

金庸及其小说却不是这样的。

金庸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气度恢宏、境界深远，也表现在他对细微末节无不一丝不苟。

金庸的小说固然重视侠的形象的塑造，也丝毫不轻视武功、技击的艺术描写。金庸小说中的武功固然也用来自伤敌人，但更主要的却恰恰是要给读者看的。金庸的武功常常写得很实在，但却绝不呆板、更不落套，而是新招迭出。粗略统计一下，金庸所写的武功套路在千数以上。且这些武功，不仅新，而且奇，而且美，而且趣。另一方面，金庸的武功奇招甚多，神乎其技，将前人的内功、外功、轻功、暗器等等无不加以扩张变革。以至于写内功可以有“九阳真经神功”使人如金刚不坏之躯；写外功则有“唐诗剑法”；写轻功有“凌波微步”；写暗器则不仅有飞刀、石子，而且有棋子、铜钱、金针、冰片；不仅可以百步穿杨、而且可以后发先至、回龙转弯、天女散花……。金庸写兵刃也绝不止于“十八般兵器”而是奇

门兵刃层出不穷；金庸写练功的法门更是条条道路通罗马。……可是，奇妙而不荒诞，正因为金庸写武功表面上匪夷所思，本质上又入情入理。让你不敢相信，却又不能不信。神技却非神化，本质上却正是人的愿望、人的力量、人性与智慧的表现和象征。

武功、技击，看似“小道”而又“末技”，然而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；又“技进乎艺，艺进乎道”。金庸的精妙，在于无论须弥之大、芥子之微，都同等用心尽力。金庸的精妙，在于他胸罗万象，从而纳须弥于芥子之中。因此，虽武功末技，也写得大道在焉；虽技击小道，亦写出了大千世界，别有洞天。

如此，谁又敢说金庸小说中的武功、技击是小道、末技？

这就是“金庸的武学”。进而，我们也就可以认真专注地探讨其“武学的奥秘”了。

金庸小说中的武功技击写得一点儿也不“油”，读者也就万万不可读“流”了。

金庸并没有将武功、技击的描写当成小说的佐料，我们就应该将它当成正菜来吃，而且要细细地品味。他没有把武功技击的叙述当成把戏场上的招客锣鼓，我们就应该在其紧张、热闹之中仔细地捉摸它的艺理、门道。

简单地说，金庸“武学”，我们应把它当成文学、哲学、人才学来读。

具体即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次。

其一，金庸的武功、技击，是“借武而立艺”。借写武功而创造出一种奇妙的艺术天地与境界。这须武学文读。

其二，“借武而言学”。金庸的“武学”，重点不在武而在“学”。所以，许多武功虽不能当武术来练，却与义理相

通。其武功、技击中的方法义理之学术，包含了深刻的哲学方法论思想体系。不仅对武术专业、文学专业有指导意义，对其它专业的意义，也是一样。

其三，“借武以传道”。此“道”便是学艺与成才之道了。金庸叙述了许多小说主人公成长和成才的故事，不仅包含了作者对人生的深刻的体验，而且还包含了作者对“人才”问题的深刻思考及智慧经验。金庸的小说虽不是什么“人才学理论”，但却实在是极好的“高手成才的故事”。

如此，本书也就依照上述三个层次而分为以下三卷。

第一卷：武功与艺术。

第二卷：武功与学术。

第三卷：学艺与成才。

至于对金庸的武侠小说不可读“流”了，这实在是一件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的事。如果提出一个“怎样读武侠小说”的问题，这不仅让人感到荒诞不经，而且也确实大可不必没事找事。但“怎样读金庸小说”这一问题，恐怕还是要注意一下为好。

虽说金庸的小说也是武侠小说，而武侠小说是可以高兴怎么看就怎么看的——其它小说又何尝不是？——但金庸的武侠小说却是“青出于蓝而青于蓝；冰，水为之而寒于水”的。对金庸的武侠小说不能不另眼相看，因为它值得另眼相看。

武侠小说是“成人的童话”，这句话说得很妙。对童话里的事物，我们固不能信以为真，但童话的象征世界，我们却又必须深信无疑。

金庸的小说无疑是最精美的童话和寓言。——有关这一点，我们在其他的地方已经说到过。——因而对此世界中的——

切，我们只有通过它的离奇夸张的“言传”而达到深刻而真实的“意会”。

就其武功、技击而言，我们想要探究其武学的奥秘，也只有超越其“技”而得悟其“道”，乃至忘却其“形”而获得其“神”其“理”其“意”。

在涉及本书的第一卷的内容，即涉及金庸小说武功、技击的艺术层次时，“得意忘形”，虽然就已相当重要，但似乎还不是那么关键。而涉及到金庸小说的学术层次及学艺成才层次即本书的第二、三卷内容时，得意忘形、言传意会就成了关键的关键。

在某种意义上，读金庸小说，如学诗作画，又如学佛参禅，最重妙悟。世尊招花，迦叶微笑，不传一言而妙悟禅理，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。凡常之人虽无此智慧神悟，但小说的“境界”一说，本就源自佛学。我们不能、也无必要“不着一字”、而“尽得风流”，但面对金庸小说千言万言千万言传，我们总要做到能够意会才是。如果说将读金庸的小说比做参禅学佛有点太过神秘，那么我们不妨将它比作是看“写意画”好了。——也许我这是庸人自扰。武侠小说既是“成人的童话”，何妨按“童话”读之解之？况既为成人，又岂有不知怎样去读童话之理？更何况，金庸的小说深入浅出、入情入理自有引人入胜之方而又有启人妙悟之法。更何妨“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公子看见缠绵，革命家看见排满……”？——但愿我是庸人自扰。

大话休提。有两点还需说明一二。

一是金庸小说中的武功有千数以上，技击的篇幅占小说三分之一以上，金庸的“武学”如此丰富而又复杂，其武功、技击的精彩描写可以说是俯拾即是，而又各有千秋。我们既不可能将其15部小说中的武功、技击一一进行分析读解，也不能只